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三

實用編

六曹類

工曹

梁斗輝曰甚者河之爲害大也予戊戌春備討道經宿遷過石橋、見流泉瀌瀌、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將來矣、後果缺沒、子秋、北遂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望平湖、顧瞻、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畚鍤徃耳、比入北寺、聞河益無頼、心甚痛之、晰夕圖爲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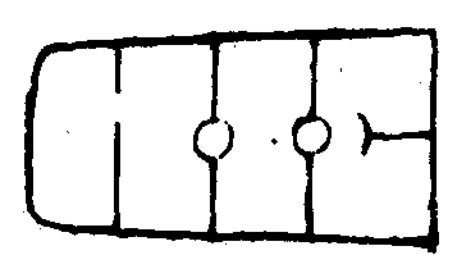
忠計、盱眙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前人已經底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神濬具

如意輪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可用○單輪依舊制夾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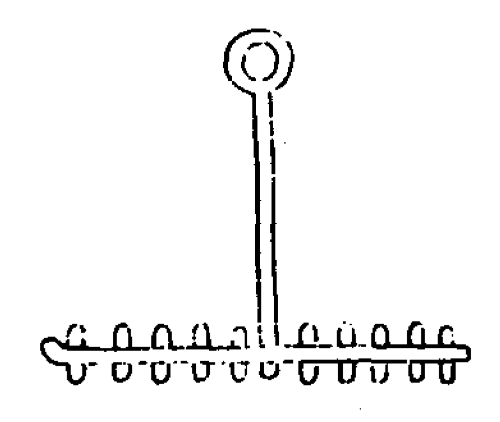


揚沙鍚二百以鋏爲之重五斤長竹柄每件鋏楞鋏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十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九每齒濶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雙拖泥扒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爲橫梁鐵齒長毛竹柄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兩旁橫梁徑二寸鐵齒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短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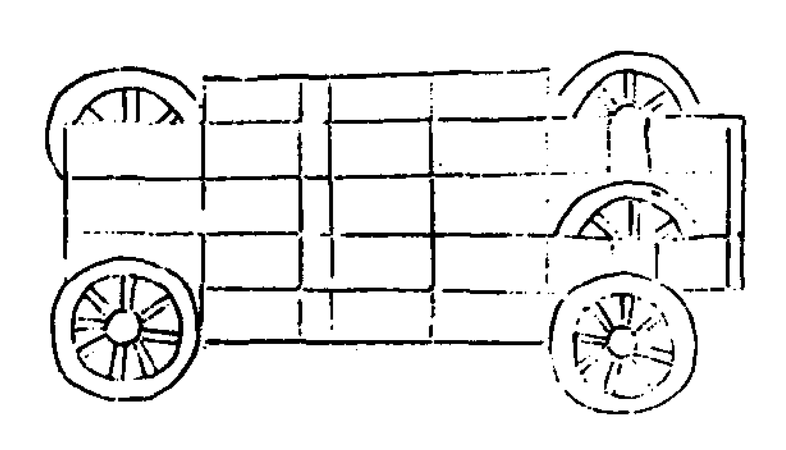
短拖泥扒一千以木爲之柄尾用鉄圈或篾圈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鉄箍四道俱實堅木爲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揚泥飛車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爲之輪用鐵皮包裹入水自行

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濬止生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自在河車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為之輪俱鋏皮包裹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濬只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轆轤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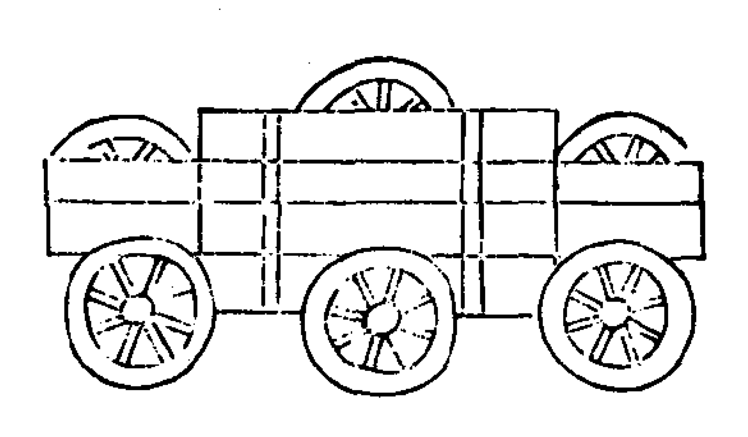
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兩可造

滾沙輪圖

滾沙輪十乘以木為之包裹輪如前用四雙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三層割水板餘如前該銀二十兩可造

常轉輪圖



常轉輪十乘以木為之鉄皮包輪入水自行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劃江篙此輪往回一次河深一尺坐二人収纜而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開沙輦圖

開沙輦十乘以木為之四輪鐵包帶闊沙旁入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尺闊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木推板尾拖割沙扒此輦往廻五次平地可行船約用銀三十兩可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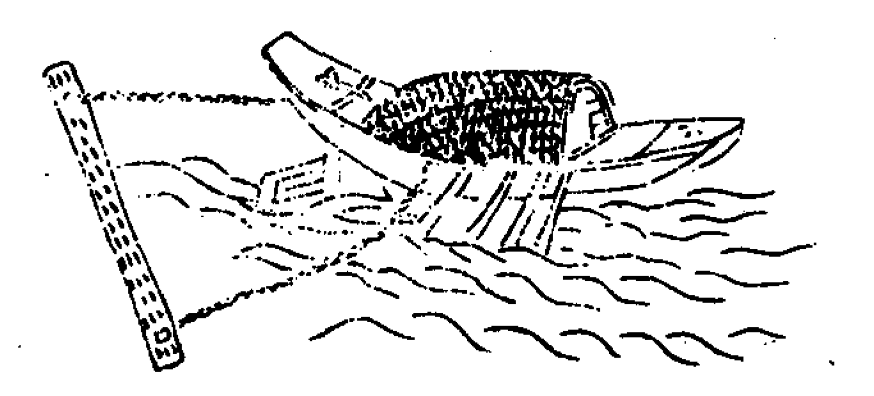
淌沙船圖

淌沙船一千艘舡載漕夫一名用厚板打造用大淺舡價多不足於用淌沙舡名最妙價廉可多置該銀一兩今漸漕用千隻共銀千兩加頂漕可聽加至萬餘

捘江輾圖

掕江輾一千以鋏爲之大舡方可不造而自足用斯爲妙矣惟利于頓不利于漸

混江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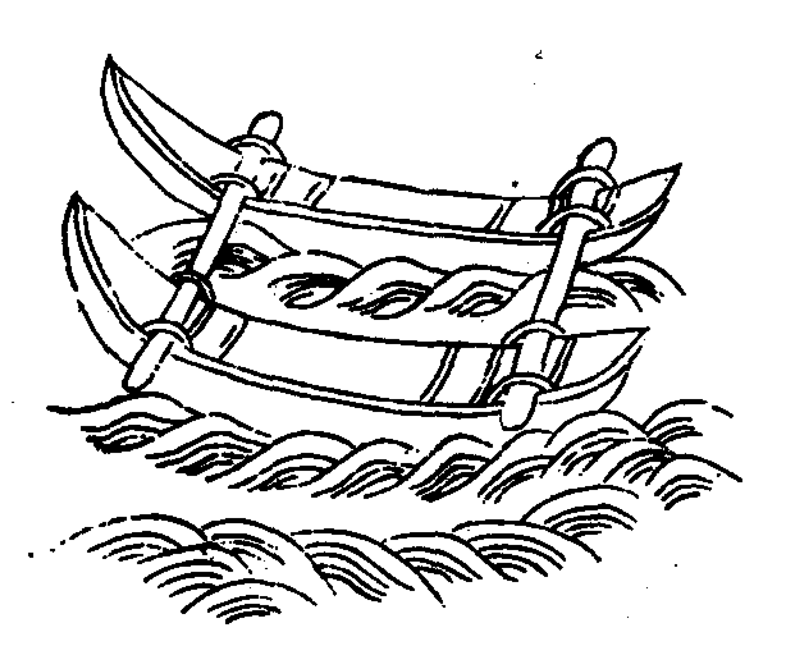


混江軸一千以木和鐵為之舡隨其器為妙頻漸皆可用

百節帚圖

百節帚一千以木爲之每舡一隻用水手四名該四百名可當大一千

伏波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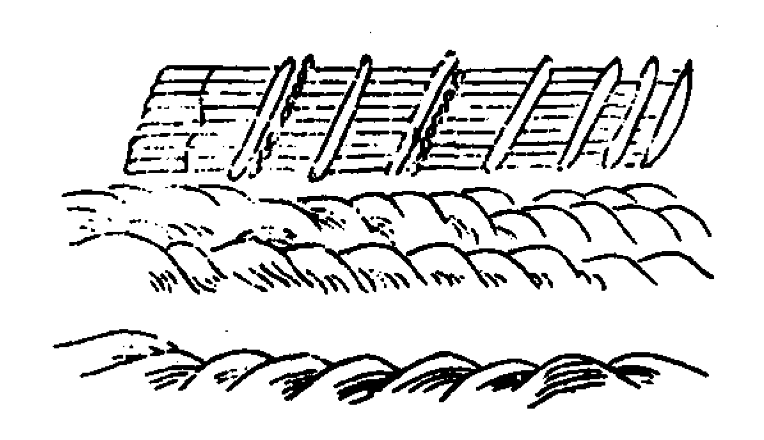


伏波艇三百該水手六百名篷猫具全即此一千二百可當一萬

披河排圖

披河排一百
水手六百名
以竹爲之

鎖泥鰍圖



鎖泥鰍一百
以竹爲之水
手二百名

八槳船圖

八槳船用八槳共二十隻水手一百六十名以備差使

刷江帚

刷江帚一下以鐵爲之重十斤

開江犁

開江犁三百以鐵爲之專利于漸不可輕用于頓

定波纜

纜有二一以鐵爲之一以竹爲之與常用者同在乎隨宜而用之

驅山鞭

驅山鞭以竹爲之

四槳船

每船四槳用一百隻水手四百名以備頊濟

繞江桴

一百以木爲之制似拔河排用水手二百名夫二百名

千里健步

二十以木爲之用報水信于頊最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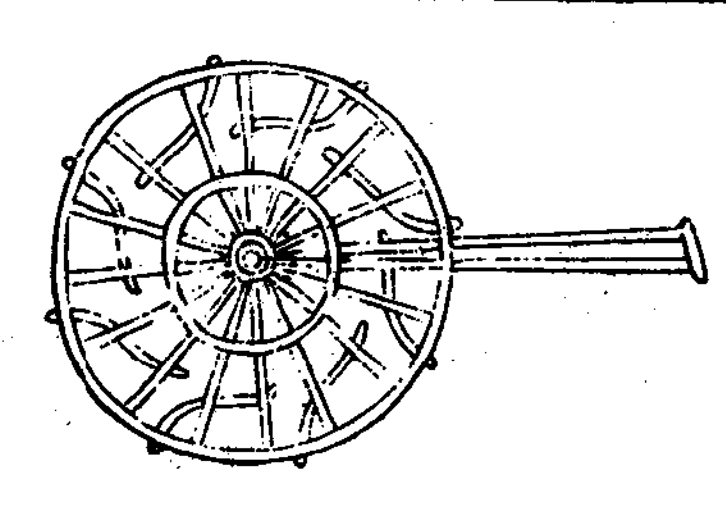
夜遊巡

一千以木爲之可備夜清惜利于漸不利于頊

法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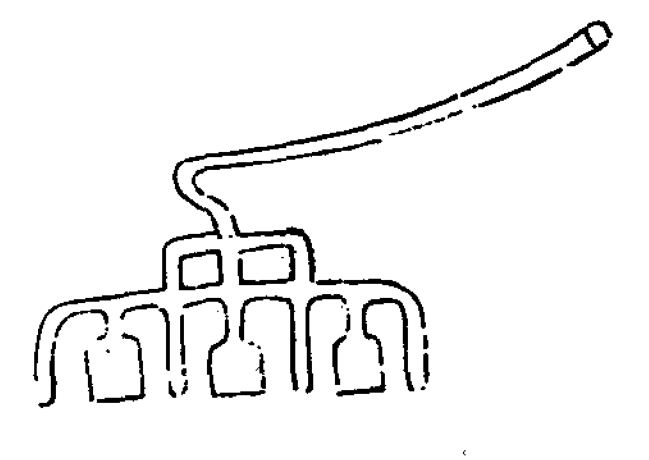
法輪一百以堅木爲之
鏤板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
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
脊數片一人可推該銀
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

雙推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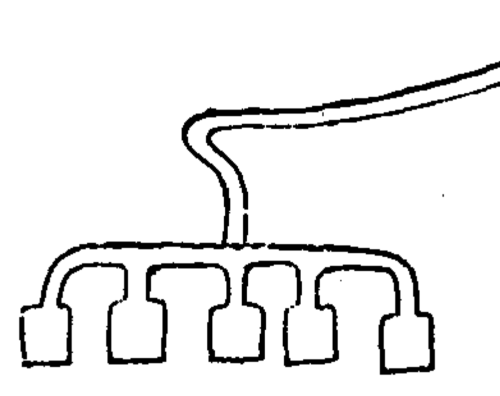
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爲之鋏板爲齒槅木爲柄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寸兩邊帶開沙鋏斧數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共銀二百兩可辦

闊口扒圖



大闊口扒二百以鐵為之重十斤連猪毛竹作柄每一把一尺八寸齒長二寸六分下匾上方用鐵管柄連毛竹柄該銀二錢三分計二百件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闊齒扒圖



闊齒扒一百以鐵爲之重五斤長稍竹作柄每件闊一尺二寸鐵齒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用鐵管柄連竹柄該鋟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揚沙大錫

揚砂大錫二百㪷[illegible]爲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人夫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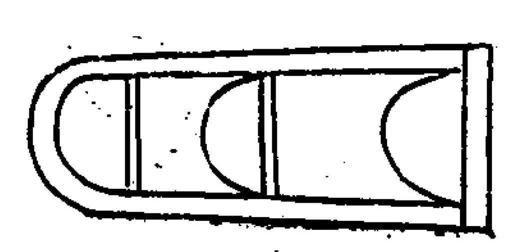
單拖泥扒

拖泥扒一百以木爲橫
梁鋏齒連稍竹作柄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
齒厚一分濶一寸露梁
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
估用連竹銀一錢六分
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推沙鉋圖

推沙鉋一百以木為之
鉄齒長竹柄共重五斤
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
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
每鉋用齒三片連竹該
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
三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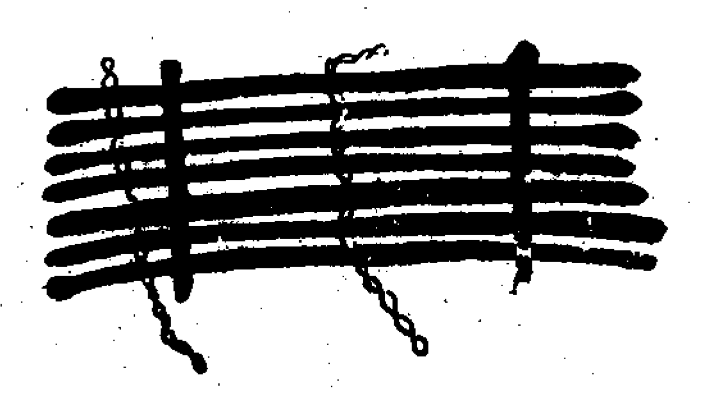
大推沙鉋



大推沙鉋二百以木為之鋏齒重一十二斤長毛竹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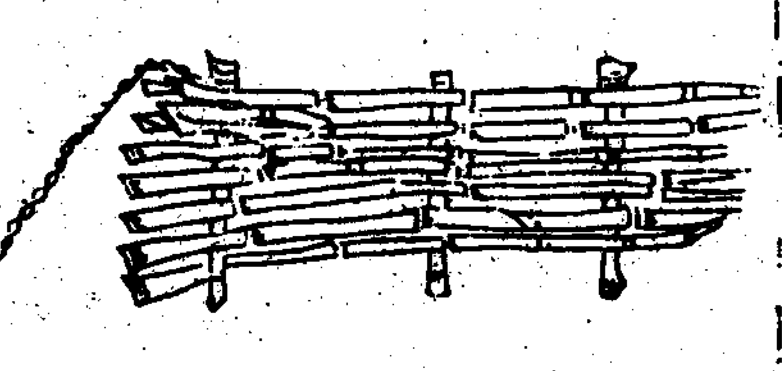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船底形該銀四十六[illegible]可[illegible]

濬淺筏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
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
二名
杉筏可耐乆濬畢可更
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
錢五分頓濬可用萬筏
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濬夫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爲之

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桴并楷拴毛竹共銀一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則拽置于乾灘比舡搜輕且便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梢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梢為柄

短柄鐵扒

一千副以竹為柄

闊鍬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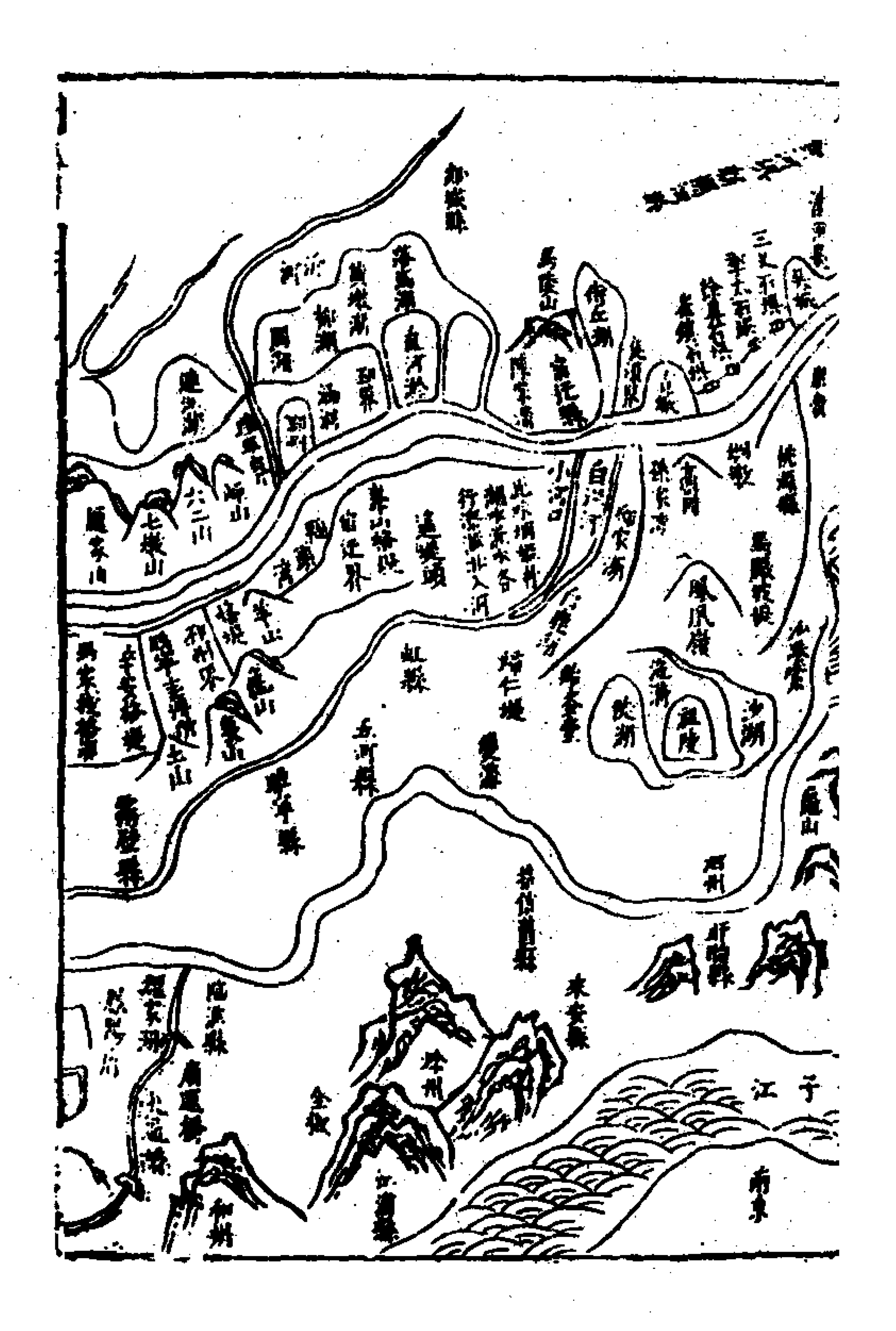
一千副以鐵為之竿

窄箭頭

一千副以鉄爲之

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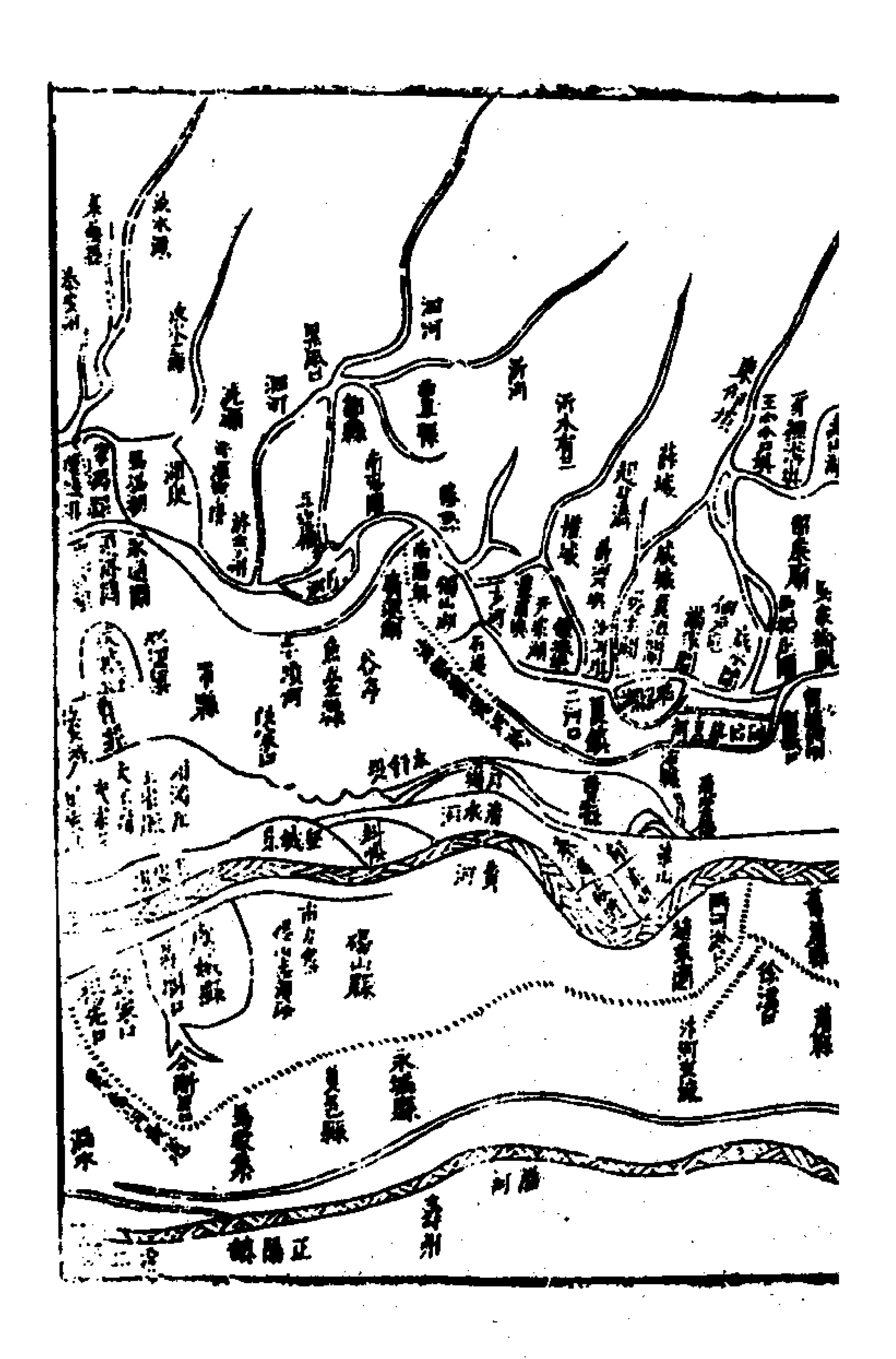

淮黃蹟治圖攷畧
海口
鎮江府
金山
天長縣
六合縣
泰州
如皋縣
儀真縣
高郵州



虹縣
五河縣
靈璧縣
宿遷縣
臨淮縣
泗州
盱眙縣
來安縣
滁州
全椒
和州
江



御河
蕭縣
徐州
宿州
邳州
永州湖



泗河
泗河
沂河
鄒縣
滕縣
二河口
黃河
碭山縣
永城縣
淮河
壽州
正陽鎮


滄州
南皮縣
東光縣
德州
汶上縣
夏津縣
臨清州
清平縣
博平縣
大名府
封丘縣
考城縣
睢州



白河
榆河
大同
代
山西
河西
太行山
濟源縣
汾水
伊河
金州



乞兒馬二水合流入河
二水源自威茂州
玉門關
于闐
乞里塔
肅州
甘州
西凉
鎮番
西寧州
凉州
莊浪
蘭州
崑崙山
巨澤
三巨澤
也里河
麻哈地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即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淮河故道即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攷之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内山陽縣地堰外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迄今故道淮[illegible]盛發則及堰舊自平江伯築歲久隆慶四年[illegible]淮揚成

股南股逕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逕
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爲三股至
湖陵城口散漫逕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
郃垻遏使南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逕徐淮
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沛縣舊河
上下二百里俱淤底迄今年間復晉城至境山新
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
北徙魚臺谷亭
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三等舖衝運河亦由湖

陵城口入關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

舉等處冲入雞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

一決塌場口冲谷亭十一十二年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股大溜溝小

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　由運河至徐入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

龍溝毋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桃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堽城堤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濟元人

故道即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黃

陵岡堤趙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荆隆口潰長垣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太丘

回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遂淤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入淮二洪告涸開濟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洪閘二年亦淤萬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岡月堤入睢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塌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開累塞萬曆十八年築遥堤萬曆十五年決

金玑增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稗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闚識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寖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歟

天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爲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爲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月星不受日光彝月本無光日耀乃光故知月光常滿但自入所立處觀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兎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惑久

矣茲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眞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已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祖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
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
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
其說為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
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
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葢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使
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綴月之行晝夜常過於
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
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葢亦祖横渠先生之意其説可
謂正矣然愚以古説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
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
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
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
後叅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

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

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
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
則翻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
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
天大約二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
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
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土十餘
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日
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
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

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政言其遲

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劉安日行

考大衍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無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洪邁論歲星

襄二十八年春無氷梓慎曰今兹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年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係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係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

宋論歲星

見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闘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
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
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
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衛人初以爲燒火也
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
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衡也天衡抱極泣帝前血
濁霧下天下宪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
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
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
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乍空化爲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旗旗
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㴴暝有星長二十
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彼自春秋至隋日
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
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質與秦漢
傳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一日
兩月乃至暈墻珮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
同分周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系其
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
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晝西必占驗景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爲非的矣集道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用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截然之分
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
是也紫微大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
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
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
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
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
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
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
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襍論風雷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微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為水性如此又疑冰澌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速天運巳朞而日巳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朞而日巳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黄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强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黄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妥至均不均不

能中規衡絶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沈括畧論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鋭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摶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橢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

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規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規斜絡天腹以屬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内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

游嘗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illegible]一度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月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星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月之所及者裁以爲決不足爲法者宜

置而勿識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郵也其三日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卸
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
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
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
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
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
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
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常穿之中心令兩端旣等則人目游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增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費○辰刻十干八卦背刻於絃然絃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逶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費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腹其旁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積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縟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算率之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
璣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
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從
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
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
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
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
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
椎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别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率自當默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爲器其屬有二、相因爲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爲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爲之用體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竝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距四寸夾規爲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紘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彊南極下紘亦如之對衡二釭聯二規以爲一釭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非距極皆九十一度彊夾規爲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紘紘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者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八方紘之下有趺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爲平中溝爲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趺爲升龍四以負紘凡渾儀之屬皆屬焉龍吭爲綱維之四捷以爲圜象以爲器爲圜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竝峙相距如經之度夾規爲齒對衡二釭釭中容樞皆如經之半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赤道設之如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銜於璣有埒而移度穿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銜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徙而西黃赤道夾規爲齒以別均邅之度璣衡之爲器爲圜規二一曰璣對峙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爲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對銜二釭而璣對銜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釭中三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閒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利旋也爲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衡爲橫一棲於橫簫之閒中衡爲轄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之鑄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鼎以參上下之辭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謂恰好即月之有節氣無中氣者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於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閏之例哉 沈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同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illegible]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晻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 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果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十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爲不同廿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
度三統以立春在危十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

度則言日度者爲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爲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

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造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illegible]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爲開闢之始張賓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爲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爲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古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仲孝文帝後紀之元起元三年曆元不同）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年而一周當是之時鎮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起於牽牛之初乎牽牛星紀之次也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
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閼逢者
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
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
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
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
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訢等建議以
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卽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訴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勱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

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太初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
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
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巳至于再
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
下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也）
（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十九
年得一章四章爲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
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蔀
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冬至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劌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三年差一度有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五分爲斗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爲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

不[illegible]則[illegible]讀此書與其參詳也

日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誤劉歆三統又疎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采爲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華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統法千二百五爲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術自踈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大呂之月爲歲首建子之月爲曆初遂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志曰古曆斗分彊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校傳之南王則否說者曰翊創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寫于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斗分不同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閒不必以日月會爲朔也定朔者或二小或二大皆以日月會之日爲朔多主定朔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爲將來之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于朔則朔日爲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二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劆
之言亦曰曆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乎
頻小也傅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爲三年正月望及二
作曆當以傅仁均定朔之說爲正王孝通拘於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說其拘甚矣
月八月朔日月相餘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王傅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斜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定朔爲正而已王孝通所謂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爲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戌史書以爲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
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
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爲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
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
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
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
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
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
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
月或退在三月者閒亦有之已上三閏皆是三年一閏 釋春秋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爲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非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爲十月明矣以九月爲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踈其謂是歟（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九月爲十月）曆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爲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踈也杜預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而無定論也（後三正論亦以流火爲正）

辨火流

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自儀度日月之變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此則隨[illegible]又必從常[illegible]而驗之也[illegible]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唐一行日蝕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

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

晝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竪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爲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趣東或自東而趣西其過爲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晝夜長短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

術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
分則用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
大衍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
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爲十分四分則用章法
十九皇極則用蔀二千一十有六大衍又以七百七
十九爲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
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
衍又合日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手分至
大衍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
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衍以四十九分爲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以卄六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諸曆總論）